

RICHARD MARCINKO  
JOHN WEISMAN

[美] 理查德·马辛科  
约翰·威斯曼

李道忠 刘宏俊  
仲跻法 韩守利

著  
译

# 代号金子

—— 无畏勇士



儿童文学出版社



# 代号金子——无畏勇士

Designation Gold (Rogue Warrior)

(美)理查德·马辛科 约翰·威斯曼 著

(Richard Marcinko and John Weisman)

李道忠 刘宏俊 仲跻法 韩守利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Designation Gold (Rogue Warrio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China Military Publication House of Friendship and literatur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1997 by Richard Marcinko and John Weism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代号金子:无畏勇士/(美)马辛科,(美)威斯曼著;李道忠等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2

ISBN 7-80150-193-4

I. 代... II. ①马... ②威... 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720 号

书 名:代号金子——无畏勇士

译 者:李道忠 刘宏俊 仲跻法 韩守利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781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10000

书 号:ISBN 7-80150-193-4/I·41

定 价:20.00 元

中文版权归军事谊文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2001年9月11日，一个可能影响和改变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特别是战争方式的日子——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同时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损失惨重。美国发誓要对恐怖分子进行讨伐，并决定起用其武装力量的精华特种部队，国际社会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本书涉及的特种作战队员只是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畏勇士》是作者理查德·马辛科和约翰·威斯曼的虚构系列作品之一，其故事情节和主人公的言行方式对美国年轻读者颇有影响。本书语言通俗流畅，情节引人入胜，可读性较强。书中的主人公迪克不外也是美国前海军“海豹”突击队的特种作战队员，他文武双全，足智多谋，争强好斗，不甘人后，浑身充满美国大兵式的狂野和幽默。当俄罗斯秘密犯罪组织制造一起血腥谋杀，当秘密犯罪组织和卧底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相互勾结，欲向国际恐怖分子走私核武器，当民航班机被劫持……迪克和他的伙伴们总是招之即来，战而能胜。在人鬼出没的莫斯科市郊，在夜幕笼罩下的巴黎街头，在深沟壁垒的阿以前线，随时都能看到迪克和他的伙伴们的身影：或夺车狂奔，或乘艇疾驰，或驾机翱翔……他们与对手斗，与自然环境斗，与奸细斗，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精彩纷呈的活话剧。

本书的作者曾经是美国特种部队成员，对美国特种部队的生活了如指掌，有关美国特种部队的专著足可等身。因此，本书虽属虚构，其中的反恐怖的行动细节也因保密原因被作者故意掩饰挪位，但从中仍可看出当前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动套路。书中对俄黑社会犯罪活动的描写也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俄当前社会的了解。此外，读者还可从本书中窥视摩萨德的内部纷争、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动程序、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合作方式、美国军方的人事纠纷等。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肮脏的交易；第二，信任但须核实；第三，俄罗斯套娃。

本书由李道忠、刘宏俊、仲跻法和韩守利翻译和统稿。谢玲莺女士负责校译，对她付出的劳动深表谢意。参加翻译的人员还有：魏猛、郭霞、李松旭、施彩虹、袁浩川。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书中的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教。

译 者

# 肮脏的交易

## 第一章

鲍利斯把他的“日古立”车降低到时速 30 千米，这时我们的车正在转一个平缓的弯道。车子所有的灯都没有开，漆黑一片，鲍利斯戴着他的第三代行车夜视镜，看上去和我们天天见的俄罗斯巨人没什么两样。

米莎也戴着一副一模一样的夜视镜，绑在那张丑陋的乌克兰猫的脸上。他像个跳伞指挥官似地抬起了左臂，微微一回头，舔了舔他长得厚厚的、低垂的胡子，从嗓子眼儿里干巴巴地挤出一句话：“好了吧，小子。”

其实，他根本就用不着说什么，即使没有戴夜视镜，我也能透过挡风玻璃看清这陈旧别墅的大概轮廓——香柏树包围着整栋房子，透过影影绰绰的树丛，明净的天上挂着一弯弦月，显出木瓦结构房顶的曲线。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在我们所在的这条贯穿南北、石子铺面的单行线的西侧大约 100 米远的地方。

我们的车驶进第一个门，又向南行。鲍利斯减速的时候，轮胎在斑驳的石子路面上发出了“噼啪”的声音。在我目力所及范围之内，看到别墅里没有灯光。这是个好现象——他们也许睡了，也许喝醉了，也许喝醉之后睡着了。反正，给他们的妈妈少添很多麻烦……这群蠢货！

我们又通过了第二道门，这是我的主意。当那道粗糙的木栅栏一闪而过，我就开始数电线杆一样粗细的栅栏杆，我拍了拍鲍

利斯穿着黑色皮夹克的肩膀，用肩膀抵住左边车门框，打开了门——27、28、29、30——这时，我一翻身就滚入了9月份异常寒冷的深夜里，落点恰恰就在监视照片上圈的那个地方，这张从直升机上拍下的监视照片，是米莎八小时前从俄罗斯海军人员卡莫夫手中借来的。

但是，怀揣着墨菲先生的“墨菲定律”走了那么多路之后，我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信念——凡是有可能出错的事终将会出差错，纸是包不住火的。虽然拍摄每一张照片都能告诉你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不一定是正确的。比如说：谁会注意到有一株歪斜、粗大的桦树不合时宜地长在我们来的那条路的路边上，树梢几乎拖到路中间了，也许应该砍掉它了。我当然也不清楚这颗该死的树的确切位置。因此，我把雷·查尔斯的“我心中的佐治亚”在脑海中演奏了几遍，一团身子滚下车去之后，我马上就尝到了这次战术性秘密潜入的胜利果实——我的大鼻子和刚刚我们提到的那颗该死的树有力地、热情地、实实在在地、激烈地拥抱了一下。

朋友，在这儿我就不做夸张形容了——但是，天啊！真他妈的疼啊！当然，我没有时间去顾虑身体上的不适。这次撞击把我那个漂亮的团身下车动作带来的心情破坏怠尽了。我一下子被撞翻在地上，失控地打了个滚。在这个过程中，灌木刺破了我的右小腿。你可能不知道，灌木上的刺的危险性一点儿也不亚于你在刀锋或者在荆棘丛中以每小时25千米的速度滚动。

唉，现在不是非常流行烂成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牛仔服吗，但是，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赶时髦，我还是喜欢我这件衣服原来的样子。蓝紫色，完完整整的，不破不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完成了类似野兔穿过荆棘的一系列动作。我在那条马路旁边的浅水沟里打了个滚，先是啃了一嘴泥，接着胳膊肘子又

撞到了什么硬东西上，然后，一下子被弹起来。等我穿过另一丛灌木进到树林里，终于找到了一个没有灌木的地方。

我躺在那里听着心跳，这频率简直就是 **RPM78** 频道里节目的翻版，也就是每分钟跳动 160 次。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现在，你应该明白我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了吧！我喜欢疼痛的感觉，因为这可以告诉我还活着。就像那个老一代蛙人罗格曾经说过的：“我感觉到痛苦——因此我还没死。”

但是，朋友，我这时的痛苦也实在太他妈的离谱了。已经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可言了。你想知道具体一些？好的，好的。让我给你一一道来。我现在的姿势就像那破破烂烂的海豹突击队玩具娃娃一样，或者说被打成了一个单套的绳结，因为我的腿还别在一丛荆棘中——我头朝东，但身体其余部分却扭向了西北方向。血从我那被撞歪了的鼻子里流出来，糊到了下面的胡子上。在我尼龙武装带下方，我可怜的睾丸就像被他妈的恶毒的女大力士正在用手“亲切地”嘎巴、嘎巴地“抚慰”呢。我的右腿上出血更多——不断地流到阿迪达斯 **GSG-9** 战靴上，这种号称绝对不会断鞋带的鞋，在刚刚过去的 30 秒中也散开了。

我把身体挪正，从荆棘丛中解脱出来，一边呻吟着，一边翻转着身体检查伤势。我摸遍我那该受诅咒的身体，还好，情况还没有完全糟到家。我浑身是伤痕，脚脖子大概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我的鼻子——噢，顺便说一下，我从来就没有一个漂亮的鼻子，我没有时间去享受花香，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孔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大。我的右膝部很疼，左胳膊肘子也很痛，而且我发现，在我脑门上，眼睛正上方还有栗子大小的一个包——但是，哪儿都没折，也没断——就像他们一直说的：如果它没折断就不要理它。

既然没什么地方需要处理，我便迅速检查了一下装备。背上



背的那支装有消声器的 **MPS - PDW** 9 毫米口径冲锋枪经受住了硬着陆——我也是。我把它解下来，压上子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枪栓向前推了一下。

是的，我知道在黑科尔和高奇的国际训练师里，推荐的方法是把枪使劲往下往前一掼，还要弄出很大的声音来——咔，咔！

但是，你可以在弗吉尼亚做这些事，既威风又漂亮，却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如法炮制。在那里你“咔咔”摆弄枪都不会有人骂你半句。在这儿，一点点声音都可能付出惨重代价。

我解开夹克，整了整防弹背心。然后又检查了一下夹克口袋，东西还都在。我从左胸口袋里掏出一卷黑色降落伞线，用一把斯派德克折叠刀割下了 1 米长的一段，换掉了我右靴的鞋带，用力绑紧，这样多少可以帮助我受伤的脚踝。我摸了摸屁股后的枪套里的 **USP** 9 毫米口径的手枪，确认了一下武装带上挂着的两个 15 发备用弹夹是否安然无恙。它们都还在那里，里面装有海豹突击队第六小队使用的 147 粒的 **XTP** 子弹，是特别加强型的，威力比 0.45 口径“银头”空心弹要强。我摸摸脸和手背，重新涂了涂深色迷彩油。然后，把头上系的写着“**Do**”的虎皮纹带子重新绑了一下，以使我法式马尾辫子位置恰当。全部检查完毕后，下一步该行动了。

我看了一下手腕上的黑色不反光的泰姆科斯表，离特种任务民兵分遣队攻击前还有 19 分钟。按计划我晚了 6 分钟的时间——这是用海豹突击队行动计划术语来表达的。于是，在马路边潮湿的地上，我伏着，等待着，侧身倾听任何不利的响动。我的呼吸和心跳都放缓了。我屏住呼吸，微微张开嘴——这样可以放大我耳朵听到的声音。

周围一片宁静——只有夜的声音。这样，我可以正常行动了。因为当你能够听到昆虫的鸣叫声，能够听到有什么东西从高

处飘落的声音，就意味着一切正常。但如果静得连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就肯定是有情况的。因为，对于安全来说：蟋蟀的感应要比人灵敏得多。所以，当森林里的声音无异常时，就是可以正常行动的时候了。

我小心地翻到右侧，低姿匍匐穿过马路。尖利的石子刺进了我的前臂和膝盖，我爬得很慢，在夜晚，不可能快。因为几乎看不见东西，所以你必须依赖声音。这样，你就必须放低身子，慢慢爬，而且要爬爬停停，看看再听听。要是你想活命就必须这么干。这个技巧我在全世界使用都能奏效，我可不想只因为比原计划晚了几分钟就冲动行事。

我一寸一寸向前挪动着——而不是一尺一尺地。我很高兴我的视力增强了，我能够看到离我 30 米以外的倚着树站着的哨兵。有 3 个、4 个——不，5 个人。

我现在更加小心注意，穿过马路向篱笆爬去。篱笆是由粗糙的木板围成的，有的被漆成了黑色。在照片上和在黑暗中看不到的就是篱笆后面的一簇簇的铁丝网。我想起海军配发的那两把割铁丝的刀，我把它们装在刀鞘里了，刀鞘被我留在了莫斯科，我在心中痛骂了自己一顿。我的老搭档多克·特伦布莱说的对：有时候我的脑子真是少了根弦。

我迅速检查了一下，真的没带。当然，我可以从上面翻过去。篱笆只有不到一米半高。但是，如果我要翻过去，就会被他们看见，这一举动无异于是给自己打广告。我翻了一下身，躺在地上，一个硬物硌着我的左肾部，我伸手往后一摸，原来是一把多功能的格伯军刀。我一直习惯别一把在腰带上，也正是因为太习惯了，所以才会忘记它的存在。这把多功能军刀是一种灵巧的工具，有 3 种螺丝起子、1 把刀子、1 把锉刀——甚至还有罐头启盖器。最棒的是里面居然还有多功能钳——其中有一个小割线

刀——就在钳口的下面。

我把这个工具挑出来，悄悄地打开钳子，夹住第一捆金属线，两手用力一挤。

有一个事实你必须了解，多功能钳是一种轻便的灵巧的工具，所以在设计时就不会把它专门设计成割线器。为了容纳下所有的工具，它的手柄做得又小、又细，而且还是中空的。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留下误差，尤其是你长了一双大手——这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做矿工的祖先遗传给我的。我想说的是，每次我一攥钳子，刀柄就会咬我的手。

我带着手套，但是没有戴。为什么？因为手套是皮的，非常厚，是俄罗斯部队那种制式手套。海军特种作战有一个术语专门形容这种手套——你把笔掏出来记一下——这个词就是：屁用没有。

我已经告诉过你那条关于痛苦的定律了吧？那么，你就一定能理解我终于割开一个能让我钻过去的洞，我是多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现在，我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 12 分钟，但是，我还算取得了一些进展。

现在，你们一定有问题要问了，对不对？例如：为什么久经考验的无畏勇士迪克·马辛科在莫斯科以西 47 千米处的一栋别墅外面，手持无线电对讲机，正在干什么呢？为什么他和两个叫鲍利斯·马卡洛夫和米莎·斯特叶夫的俄罗斯人那么友好？

好吧，在我穿过马路，去侦察和制造一例能满足我的职业要求并能释放我的情感的谋杀和大混乱之前，我先给你讲一点事情的原委。

故事的起因是，三周前，我的老朋友、老同事保罗·马亨遇害了。保罗·马亨是一个准将，潜水艇艇员，毕业于安纳波利斯

海军学院（是我仅有的几个我真正喜欢的和尊敬的人之一），他被派到莫斯科任国防武官。我告诉你，保罗·马亨是我的同事，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保罗·马亨和我真的曾在同一条船上服过役。但是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而且还包括实际行动——同甘苦共患难，同在一个小组工作，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战斗。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我们的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我们在五角大楼隐姓埋名当少校的岁月。

那时候，我和顶头上司——五角大楼 E 座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他们是在五角大楼 E 座有办公室的将军，E 座还是海军作战部长的四个分部办公室的所在地）派给我们一项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难度最大、最敏感、最危险的任务之一，即：在海军与陆军橄榄球对抗赛开始之前，将放在五角大楼大厅入口处的陆军吉祥物偷来——那是一个身着特种作战服的军士模型。

不管怎么说：这次恶作剧（我必须说明一下，最后成功了）使我们成为了朋友，以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保罗·马亨是我入狱期间给我写信的寥寥无几的人之一。而且我被释放还不到三周，情绪和以往一样悲观时，保罗·马亨打电话给我，问我愿意不愿意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当教父。他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保罗·马亨家有许多亲戚排着队等这份殊荣呢。但是他还是把它交给了我，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可以去爱，去付出的人——太对了。而且就在不久前，当海军秘书长想指控我谋杀时，又是他及时通知我要小心。

大约三个月前，保罗·马亨被提升任期两年的国防武官——这是美军驻莫斯科级别最高的军官。这种工作可以说是纯礼仪性的：只要去参加无数的接待会，举办鸡尾酒会、午餐会，开例会，再把你所见所闻写成无数言之无物的备忘录，你就算出色地履行了你的职责。

但保罗·马亨不是这样的人，他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他脚踏实地地进行调查和搜集信息——这些信息被国防情报局的那帮家伙称为一级人事情报。有人告诉我，保罗·马亨在干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很显然，保罗·马亨抓住了一些坏蛋的把柄，他们狗急跳墙了。三周前，保罗·马亨和他的妻子贝基以及两个孩子——我的教子亚当和刚刚两岁的路易斯——以及一位海军女司机去奥德佐沃附近的湖区一个租来的房子度周末，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的车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拦截了——外交辞令上就是这么冷冰冰地说明的。他们五个人全部遇害。现在我正在这个位于莫斯科西北方向的地区进行搜索。

根据报告显示，他们的车是从后面被撞翻的——那个海军司机没受过特种训练，她显然惊慌失措——车子被挤出了马路，车子一停下，他们就全部被杀了。然后凶手放火烧了他们的车，无疑是为了让当局难以确认死者身份。

现在，如果你能够了解我的话，你就应该想到我会想尽办法到这里来为我的朋友——更不用说我的教子报仇。但是，幸运的是，保罗·马亨的上司，海军少将肯·罗斯为我打通了种种关节，为我配备了一些轻武器，以及一本美国政府签发的外交护照。实际情况当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但现在没有时间细说了。无论如何，我终于在四天前抵达了莫斯科，开始着手调查。昨天上午9点，鲍利斯——莫斯科警察局的上校组织了犯罪专案组——负责与我秘密接洽，把我带到警局总部的行动组——彼得洛夫卡街上一栋古老的涂着令人作呕的黄颜色的建筑——的一个房间里。鲍利斯指着一个人对我说：“看看他身上是不是有你眼熟的东西。”那是一个大块头的人，相貌丑陋，纹着身，穿一件汗衫，一看就是个暴徒，他被铐在一根棍子粗的钢管上，姿势想必是极

不舒服。

我看了看，他的发型是标准的军人发型。他那副鼻青脸肿的样子——肯定是被警察们修理的——那张脸可以用两个词形容：丑陋，陌生。他穿着15号的耐克鞋，价值200美元。身上那件脏兮兮的衣服也不是冒牌货，是很少见的国家运动赛车俱乐部的服装。手指甲满是泥垢，修剪成锯齿状，像狗啃的一样。然后，我看到了鲍利斯所指的是什么了。这家伙的手上戴着一枚镶宝石的金戒指。

我太熟悉它了——这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纪念戒指。我问鲍利斯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在都市宾馆外面，试图把它卖给一个美国游客，”鲍利斯解释到，“幸运的是，那位游客是美国海军退休军官，他不停向导游大声报怨俄罗斯人居然敢卖美国海军的艺术品。这个导游是个很谨慎的人，而且我必须补充一句，如果不是这个美国游客这么反感这件事情，他也就不会去理会它——最后他报了警。

“那他怎么还戴着它？”

鲍利斯耸耸肩，“听着，有这么一件东西并不触犯法律。但是，如果你能证明这件东西是你朋友的，我们就可以立案了。”

我指了指那枚戒指，把手向那个笨蛋面前一伸，手掌向上，这是个全球通用的手势，意为“把它交出来”。

那个笨蛋“呸”地一口唾沫吐在我手心。

“鲍利斯，”我说：“你能不能把手铐钥匙给我，然后让我们单独呆几分钟？”

他微微一笑，“当然可以，迪克。”

我最终还是“求”他把戒指脱下（不幸的是，我不小心弄断了他两根手指），我看了看指环内侧，写着保罗名字的缩写“P”和他的毕业时间：1973。

接下来，就是一番狂轰滥炸式的审问（在莫斯科警察局，没有类似美国的那种关于警察和罪犯间的身体接触规定，在莫斯科，暴力就是法律，绝对不会有人持有异议）。那个罪犯——他叫瓦西里·奇奇科夫，据鲍利斯讲，这个嫌疑犯在街上捡到这枚戒指，想要尽快把它换成美金，所以他就向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兜售，就这样卷入了这个事件中。

啊哈，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呀！你要是连这也相信的话，那我在新墨西哥还有临海的地产要出售呢，可能吗？据鲍利斯讲，这个嫌疑犯是一个俄罗斯秘密犯罪组织的教父——一个名叫安德烈·尤丁的格鲁吉亚人——手下维持秩序的执法人。据米莎讲，警方几个月来一直试图调查安德烈·尤丁。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鲍利斯突然插话。因为安德烈·尤丁过的是阿拉法特式的生活——就是说他每周都从一个秘密居住地搬到另一个秘密居住地，有时候甚至一天一换。而且，安德烈·尤丁针对警方的行动，采取了许多反侦察手段来保护他那尊原产于格鲁吉亚的屁股不被打烂。

安德烈·尤丁，安德烈·尤丁。我记起来了。两天前，我在保罗·马亨办公室里海军专用的保险箱里见到的笔记、备忘录、报告书和其他一些文件中，提到了十几个俄罗斯秘密犯罪组织，其中就有这个名字。

根据这些材料，安德烈·尤丁是本地一个比较危险并且野心颇大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头目——从收取保护费，到走私军火，毒品交易，无所不为。这个名字十分出名——这种名声绝对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

鲍利斯和我一起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从保险箱里拖出一张一米见方的粘贴图板，指给我看安德烈·尤丁那张拳击运动员似的脸。这个粘贴图板已经非常破旧，上面是俄罗斯秘密犯罪组织的

犯罪系列图，这张图看上去和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墙上的挂图差不多，也很像是挂在罗塞尔的办公楼高大墙壁上的那些图——在那里曾有一位名叫琼·瓦拉西的卧底交给罗宾·肯尼迪许许多多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内部消息，结果使拉·克萨·诺斯塔的 200 名士兵和黑帮头子锒铛入狱。

哈，我又想起来了。我见过这张脸——保罗·马亨曾偷拍过他的照片。那是在一家嘈杂的饭馆或酒吧里，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安德烈·尤丁举着酒杯，张着大嘴笑着，好像在庆祝什么东西。保罗·马亨没有给这张照片加上说明标签。当然没有贴的必要——他完全明白他照的是谁。现在，在鲍利斯的办公室里，我终于把照片和名字对上号了。

我问鲍利斯能不能让我和抓来的那个人一起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光，那么我就可以更加“欣赏”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世界观。鲍利斯咯咯地笑着，把手铐钥匙给了我。我回到那个小屋子里，和瓦西里·奇奇科夫“愚谈”了一次——我本着一个人对朋友和对教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与他进行了一次反应强烈的、发人深省的、蕴含哲理的交流。在他被送往监狱医院之前，他已经可以用我的方法看问题了——你要知道经过我的教育，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能接受我的看法。我把安德烈·尤丁现在的藏身处告诉了鲍利斯——就是现在这栋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的别墅。

这件事情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的话，可能很让你吃惊（起码我是这样的）。但是，我通过翻阅保罗·马亨留下的文件，了解到他上任以来，他就一直把时间花在搜集俄罗斯（以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车臣）的秘密犯罪组织的情报。

你肯定会说：一个国防武官去做这种事情，未免也太奇怪了吧！你说的对。但是如果你了解到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是什么，



你就不这么说了。他们洗黑钱、贩毒、盗窃核弹头、贩卖生物和化学武器，简直无恶不作。

事实上，即使其中内情肯·罗斯一点儿也没有透露给我，但我相信保罗·马亨之所以被派驻在这里，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秘密犯罪组织。保罗·马亨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换上衣服，悄悄溜出大使馆，穿街走巷，但不会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关注。这种能力很鲜见。对于一个少将而言更是不同凡响。海军十分关注俄罗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所以才尽快把保罗·马亨派到这里——把一个将军置于危险境地。因此，保罗·马亨和他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今晚我一直把格鲁吉亚（是个国家，不是女人）放在心上了吧。今晚，出于礼貌我要正式拜访亲爱的格鲁吉亚教父安德烈（这里我使用的是文学语言，而不是讽刺，请不要误解）。从米莎下午拍的监视照片看，车道前有一辆奔驰大型轿车，还有两辆沃尔沃防弹轿车，有几辆伏尔加卡车进进出出，树林中还有十几个保镖——这一切迹象表明，正如瓦西里·奇奇科夫交待的，安德烈·尤丁就藏在这栋别墅里。

在我踏着安德烈·尤丁的脖子准备使劲踩之前，我要先问他几个问题。先问：“为什么你的手下会戴着朋友的毕业戒指？”是的——我喜欢直来直去。如果你不正面回答，哼哼，那么你只有乞求上帝保佑了——尤其是我最亲爱的和最尊敬的人被害之后。

你不要误会我感情用事；我并不是单独行动。其他人都已经集合好了，我像以往一样自告奋勇先偷偷地进去。鲍利斯见我愿意独自承担这部分任务别提多高兴了。

说实话，这样做我就可以不用麻烦他了。你很惊讶？也许你